

造成，至少它不是偏見的產物，而是理性的產物。婦女負有自然所付託的育兒之責，必須對於丈夫負起這種責任」（愛三二四5。）盧梭甚且說：『漫無根據的承認兩性平等，承認男女兩性的責任相同，那只是空話而已；並無助於我們的論點』（愛三二五2。）

男女兩性既然不同，我們又當保持自然的差異，所以盧梭對於男女教育的主張，也迥然有別。他說：『當我們一旦證明男女在體格上和性格上應當不同，我們隨之便可知道他們的教育也必當不同』（愛三二六4。）又說：『男女兩性所同有的心力，並非彼此一致；就大體言，他們正好分爲兩類。女人作女人，比之女人作男人，是有更多的價值；當她把自己的權利善爲利用時，她便是最有本領的人；當她企望篡奪男子的權利時，她便不如我們了』（愛三二七3。）所以女子教育的設施必要注重女性的特質，發揮女性的特質；當然把兩性差別予以抹殺，是不能成功的，教育上應當以此爲戒。『在婦女身上培養男性的道德，而把婦女應有的道德反而予以忽視，那顯然有害於婦女。你若是敏感的母親，你將聽從我的忠告。你不要違反自然的使女兒成爲好男人。你要使她成爲好女人，那便與她自己和與我們都較好了』（愛三二七4。）這也就是說：『當我觀察了婦女特殊的意願，當我觀察了她的愛好並且審度了她的責任，便可明瞭她所需要的教育是什麼』（愛三二七6。）

在這裏不妨說盧梭的意思是女子是爲男子的需要而受教育，所以女子教育也應針對着男子的需要而施。盧梭說：『子女的健康有賴於母親的健康，男兒早年的教育也操於母親之手。男兒的道德、情慾、風趣、愉快、幸福，也都由母親所養成。所以婦女教育必要按照她們對於男子的關係來計劃。婦女在男子眼中要想是愉快的，要想攫得男子的敬愛，對幼兒期內男子予以訓練，保護他長大成人，予他以指導和安慰，使他的生活愉快而幸福，這都是女子永遠應負的責任，也是她自幼便須接受教育的原因。我們愈違反這個原則，我們離去目標便愈遙遠，我們的教條便也無由增進婦女和我們的幸福』（愛三二八三。）我們由於盧梭的議論，很可見出他那賢妻良母主義的教育主張了。

歸結盧梭的論旨，則男女之別極爲懸殊，這是自然使然，無可背反。男子的特質是剛健，女子的特質是柔順，男子是主動的，女子是被動的，男子要作社會事業，女子應操持家務。教育不應把男女性的差別抹殺不顧，教育應就男女兩性的特質而有不同的設施。女子教育能使女子充分發揮女性獨特的稟賦，善盡女子應盡的職責，那就是極大的成功，也便具有絕大的價值。否則把女子造成爲男子，即是違背自然的要求，其結果便只有失敗。倘使人們追問，盧梭對於女子教育所希求養成的理想人物爲何？那便是他所設想的蘇菲，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他爲愛彌兒所憧憬的終身伴侶。盧梭關於女子教育的希望，就是就蘇菲來描

繪的。

二 女子教育實施要點

盧梭對於當時女子教育設施的不當，批評得極為痛切。他說：『修道院和寄宿學校中，飲食簡單，有在戶外和園中從事娛樂、競技、遊戲的充分機會，在健康方面比較家庭為好；因為在家庭中，幼年女子矯生慣養，總受他人的獎勵或責斥，總是靜坐在悶氣的房中，受母親的看管，不得隨意站立、走動、說話或休息，不得片刻自由以從事玩耍、跑跳或呼喊，或保持她那天真活潑的自我；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們或則成為有害的放縱，或則成為不正當的嚴肅，沒有絲毫理性的表現。由於這種教育，女子的身心便同樣的被毀壞了』

（愛三二九4。）

盧梭因為不滿意當日女子教育的方法，便提出改良的意見。我們且就盧梭的意見，略一歸納，以見其要點。

（1）養成健強的身體——盧梭以為女子教育應當養成女子們健強的體魄。他說：『身體先於心靈而產生，所以身體的訓練也必須開始於心靈的培養以前。這在男女是無分軒輊的』（愛三二九3。）爲

了啓發女子的心靈，不得不注重體育，這可視為第一種理由。其次，爲了女子的健康，也要注意她們的體育。「婦女不當像男子那般健壯，却應爲了男子而有健壯的身子，因此她們生子即可健壯」（愛三二九⁴）。再次，健康也是幸福和婦容的基本條件，「生命健康常識和安適乃最爲重要之事；人不舒適，便沒有文雅之可言，憔悴並不是美好，人若不健康便也無美之可言。受苦受難雖可使人同情，但是愉快和歡樂却有賴於健康」（愛三三〇⁵）。

女子雖則也應具有健康的體魄，但是女子體育却不應與男子相同。盧梭說：「男女從事身體鍛練，其目的彼此不同。男子的體育在於發展體力，女子的體育則在發展其溫柔。這不是說有些性質是只屬於男性或女性，而是說它們對於男女所有的相對價值不同」（愛三二九³）。

女子的體育應當怎樣實施？盧梭回答是要採取斯巴達式的婦女訓練。盧梭說：「在斯巴達，女子常同男子一樣的作各種軍事遊戲，其意非在準備作戰，而在使她們可以生育能夠忍苦的兒子。女子準備作戰原與我的理想不合。因爲要使國家富有兵備，用不到婦女去荷槍和嫋習普魯士式的操練，但就大體看來我覺得希臘人的體育方法很是聰明。年輕女郎常時出現於公衆之前，她們並不和男子混在一起，而是另有組織且相離很遠。任何宴會祭祀或儀仗都有婦女隊，其中的婦女並全來自名門。她們冠戴鮮花，歌頌讚

詩，奏着伴舞音樂，荷着籃筐、花瓶和禮品，在那腐敗的希臘男子之前，呈現一種美妙的光景，這種光景便將他們那不合理的體育的缺點給消除了。這種風習不問對於希臘男子有何影響，但它由於歡愉、適度和健身的練習，却極能使女子得有健壯的體格；同時，她們想取悅男子的心願，也可給她們養成一種銳敏而優美的愛好，而不致有損於品格」（愛三二九五。）又說：『希臘女子結婚後，即不復出現於公衆之前，她們居於家中致力家事。這正是自然和理性給婦女規定的生活方式。她們能生養前所未有的最健康最強壯而身體最合度的男子；而且除去在那不名譽的荒島以外，全世上沒有任何女子，甚至羅馬的管家婦，是能像古代希臘婦女這般溫柔美麗而富於道德的人了』（愛三三〇二。）盧梭對於女子體育的設施，憧憬古代斯巴達式的鍛練，和他在男子體育上主張採用鍛練主義，正相融合。

（2）養成柔順的品德——盧梭說：『女子應當隨處當心而努力工作，但是這還不夠；女子還要在早年就慣於忍受壓制。這種不幸（如果真是不幸）乃是女性所天賦，永不能免；欲求免之，惟有忍受更大的苦痛。她們一生必須屈服於最嚴格最須忍受的壓制之下，這就是禮俗的壓制。她們必須在最初即須受有訓練以忍受這種羈絆，俾使將來不再感覺不便；她們要制服了意見，使自己屈服於他人的意見』（愛三二一三。）又說：『這種習慣的壓制產生了順從之德，這種順從之德乃是女子一生所需的。因爲她永須屈

服於男子，或屈服於男子的判斷，她永不能隨意用自己的意見制服男子的意見。女子最須要的是柔和，必須能以忍受男子這種不完善的人，這種常常有罪而永遠有過的人。她應當老早就學習毫無怨尤的屈服於丈夫不公正的和錯誤的事體。她必須爲了自己之故，而非爲了丈夫之故，而成爲柔和的人。苦痛和頑抗只能加重妻子的苦痛和增多丈夫的過失；男子深知女子的苦痛和反抗並不是反抗他的武器」（愛三三三。）由此可知盧梭以爲女子服從男子乃是自然給予的安排，自然是無可置議的，當然婦女們的教育便當順從自然的指導，要養成她們的順從的品德了。

怎樣養成這種品德？盧梭解答說：『女兒們必須是永遠服從的，但母親却不須總是暴戾的。你使女子服從，並不須使她苦痛；你使她謙遜，並不須施以恫嚇；剛好相反，當我看到一個女子偶爾練習一些智巧，以圖逃避必要的服從，却不是想逃脫因爲不服從而得到的懲罰，我不認爲憾事。她的依賴他人並不須成爲苦惱之事，只要她了解她是依賴他人的，那就夠了』（愛三三四。）又說：『一般女子比男子易於馴服，她們應當屈服於更多的權威；但此非謂女子應作她們不能瞭解的事，母親的本領就在使女兒對於派定要作的事明瞭有何用途，因爲女子智慧比男子早熟，此事很易辦到。這種原理不但給男女兒童省掉了若許徒勞無補的功課，省掉了若許甚至足以給研求者增光的功課，而且更給她們省掉了那種不適於兒童

的當前發展而只能爲兒童日後了解的功課』（愛三三一六。）這就是訓練女子們柔順之法時，也應當出以慈和的手段，顧及她們的生長，顧及她們的興趣，由母親把她們所能了解的事物，支配她們練習去作，逐漸的便可養成她們順從的習性了。

盧梭對於女子的貞操觀念，也極注意。他曾說：『那失了信任的女子乃是罪惡更重；她破壞了家庭和自然的聯繫；當她把那不屬於丈夫的子女交與丈夫時，她對於丈夫和子女都有錯誤；她的罪惡不是不貞，而是叛逆。這乃是一切勃谿和罪惡的淵源。一個丈夫把子女抱在胸前，而心中懷疑子女不屬於己，疑心是自己名譽的污點，疑心此兒是來分取自己子女遺產的偷盜，試想還有比這更其可憐的麼？在如此環境之下，家庭便無異成爲祕密仇敵的集合，彼此因了一個強迫家人佯裝親愛的女人，而互相戒備』（愛三二四五。）

（3）養成治家的能力——盧梭仰慕古代希臘的婦女生活，因爲她們在結婚後能以相夫治家。盧梭認爲相夫治家乃是女子的天職，能以善盡這種天職，才是理想的婦女。他說：『希臘女子結婚以後，即不復出現於公衆之前；她們居於家中致力家事。這正是自然和理性給婦女所規定的生活方式』（愛三三〇二。）又道：『在法國，女兒居於修道院，已婚婦女在社會上大出風頭。古代就迥乎不同；如我以上所說，女兒

享受遊戲宴饗之樂，已婚婦女則過退隱的生活。這是較爲合理的習俗，甚有助於世風。古代的女兒在某種限度由可以賣弄風情，以娛樂爲主要生涯。已婚婦女則負有家庭責任，而且她也不須再找丈夫了；但是她們不能瞭解這變遷而不幸的，決定時尙的偏偏就是她們』（愛三五〇二）

盧梭所憧憬的蘇菲便是善於相夫治家的女子。他描敍蘇菲治家的能力道：『針黹之事蘇菲最所喜好；她對於婦女應習的技藝都已細心學過，甚至你想不到的事，如裁縫衣裝等，她也嫻熟了。她能用針作各種技藝，而且她從事各種工作時，總是感有愉快。她精於製紐，因爲製紐比之其他作業須要更愉快的態度，更文雅的神情，更多的手指技巧。她對於家事極爲精通，她知道如何烹飪和洗濯，她知道食物的價格和選擇的方法，她善於理財而不生錯誤，她是母親的家事管理人。不久她即將成爲主婦，她之管理父親的家庭即所以準備主持自己的家庭；她能作各種僕役之事，而且她隨時在準備擔任僕役之事。因爲除非你能作事，否則你即不能役使他人，蘇菲的母親所以使蘇菲如此，其理由即在於是』（愛三五七三）。蘇菲真不愧爲治家能手，她既能縫紉烹飪，又能管理僕役，既能從事各種雜役，又能掌理家庭經濟。她真是極爲精幹的主婦了。

盧梭主張女子教育應當注重實用知能的傳授，所以反對她們從事純理的研究。他說：『研求抽象和

思辨的眞理，研求科學的原理和公理，研求普遍應用的通則，是出於女子能力以外的事，女子應習澈底實用的知識。她們的責任是把男子發明的原理加以應用，是觀察事物以引男子去發現其中的原理。婦女的思想如欲超出其當前責任以外，應當是研究一般男子，或從事以培養興味爲目的的學習；因爲天才能作的事非女子所勝任，女子思考的正確性和注意力都不佳，無以從事嚴正的科學研究。至於闡述生物和自然律的關係的物質科學，乃是更積極更努力見聞更廣能力更強而且更嫋於運用這種能力的男子所當研究的學問。女子體力不佳，見聞有限，應當觀察和判斷她所當處理的各種勢力，以彌補她的弱點」（愛三四九六。）又說：『男子對於人類的心應有較好的哲學理解，女子將對於人心有着更爲正確的洞識。也就是說，女子應當發現一種實驗的道德。男子應當把這些道德形成爲體系』（愛三四九六。）

女子既不當從事純粹學術的研究。所以當時所施行的知識教育書本教育，對於女子更其沒有必要。盧梭說：『假如我反對幼年男兒被迫讀書，我對於女兒在明了讀書的用途以前即被迫而讀書，反對更甚。在我們勸說她們讀書具有好處時，我們常是想到自己的觀念，很少想到兒童的觀念。而且年幼女孩爲何要明了讀法和書法呢？她不是有須待處理的家庭麼？許多女子對於這些緊要的知識應用錯誤；實則她們充滿着好奇心，縱令沒有外力的強迫，也沒有人不能學習的』（愛三三二一。）又說：『世界就是婦女應

讀的書，假如她不能夠讀好，那麼或是由於她自己有錯誤，或則由於她迷於熱情」（愛三五〇二。）

盧梭關於婦女要有治家的實際本領，而不以空洞的知識相炫耀，還有更其精闢的議論。他說：『受過教育的男子娶未受教育的女子爲妻，或由不能享受教育的階級中選擇妻室，很不相宜。但是在另一方面言之，我也絕對主張娶受過簡單教育的家庭女子爲妻，而不願娶富有學問的女子爲夫人，不願娶那種要在家中舉行學術集會而自爲主席的富有智巧的女子。智巧的女子乃是丈夫、子女、友朋和僕役的災禍。她會因她的絕頂天資而唾棄婦女的責任，她永在設法使自己成爲男子丈夫。這種天資優異的婦女只能愚弄一些呆子。其實她假如真有優異的天才，她這種裝腔作勢反而降低她的天才。她的榮譽是不應爲人所知的，她應以丈夫對她的尊敬爲光榮，以家庭的幸福爲愉快。讀者試想假如一旦步入某位婦女的房中，看見她忙於婦女應盡的職務，忙於家事的處理，忙於子女的衣着，或則看見她伏在那滿佈書冊、筆記和稿紙的粧台上寫詩文，請你誠實的回答我，你對於那一種婦女較爲尊敬？假如世界上只有聰明的男子，我想後一種女子將要成爲終身無人問津的老處女了』（愛三七一五。）

(4) 養成嫋雅的態度——盧梭又以爲理想的女子都應當具有優美的風範，美好的容貌，高尚的智巧和清晰的頭腦。這些品德可以嫋雅的態度概括之。茲略一說明如次：

其一，盧梭以爲女子應當具有優美的風範。他以蘇菲爲例道：『蘇菲對於世故並無所知，但是她却是細心而懲懲的人，所以她的舉措全都充滿着文雅的風度。一種好的渾氣比之各種各樣的藝術，對於她的幫助是更多的。她有她自己的謙遜，這種謙遜並非由於時尚而來，也非隨時尚的變化而變化，這種謙遜並非由風俗所形成，係由於女子們想討人快慰的熱望而生。她不慣用空洞的酬應言詞，她也未爲自己發現任何更漂亮的酬應詞令，她並不說「我太感激，承你厚意」，請勿麻煩等等。她更未給自己想出任何客套的用語。她對於別人的照顧和客氣，只略一表示謙遜或說「謝謝你」而已；但是在蘇菲口中只提「謝謝你」也就夠了。假如你真正對她有所幫助，她是誠心感激你的。她心中要說的話却絕不是空洞的客套了』（愛三六〇六。）

於此須加注意蘇菲要有的乃是優美的風範，而非當時一般婦女所崇尚的作風。盧梭對於當時婦女流行的作風極爲嫌惡。他批評她們道：『一般女子不得不持有合禮的風範，俾男子爲之所迷而娶以爲妻。請你略一注意，她們雖表示虛偽的嬌羞，却隨時透露出強烈的情慾，並且你可在她們急切的眼光中，看出其切望模仿母輩的意念。她們原未希望得有丈夫，只希望取得已婚婦女的許可證而已。她們取樂之資已如此之多，豈能感到丈夫的需要呢？她們只要丈夫作遮飾罷了。她們的眉宇間顯得彬彬有禮，而心中却充

斥着罪惡。這種虛偽的禮儀只是表面的點綴；她們假裝着溫文有禮，以便一旦男子娶她之後，這種矯飾便可永被去掉了。巴黎和倫敦的婦女們，請原諒我。任何地方均可發生奇蹟，我却不懂這些奇蹟而且假如你們之中甚至只有一人是真正的心地純潔，那就是我對於當今的社會一無所知了」（愛三五一五。）這真是慨乎言之！

其二，盧梭以爲婦女們也要有美好的容貌。他說：『婦女的容貌是必須考慮的；容貌是我們最先注意到的東西，實則我們應當最後去注意它；不過容貌仍是不可忽視的』（愛三七二二。）但是婦女的容貌應當如何？盧梭敍說道：『我以爲在結婚時應當避免特別美麗的女子，而不該追求特別美麗的女子。男子佔有女子之後，對於她容貌的欣賞不久便形消逝。結婚六星期後，我們即不復想到她的美，但是她那美貌的危險却終生永存。一個美麗的婦女如果不是天使，她的丈夫便是最苦惱的人，縱令她真是天使，她仍然要成爲情敵的目標，她是無法使她免於此的。假如婦女雖極醜而尙不致令人生厭，我寧喜歡醜婦而不喜歡絕麗的佳人。因爲婚後不久，丈夫不復注意其美貌了，但佳人永遠具有危險，而醜婦永遠有其利益。惟是醜而真正令人生厭，即成極大的遺憾了；厭惡之情與時俱增而非與時俱減，際其終結，則因厭生恨。此種婚姻便是人間地獄，生不若死了』（愛三七二二。）

盧梭又說：『對於一切事都要求其合於中庸之道，甚而至於美也要如此。引人注意的好面孔，可以激發快慰之情而不使人起愛慕之心，這是我們應當喜愛的；這種女子的丈夫不致遇有危險，對於夫婦都有益處。嫋雅美不若容貌美之易於消失，嫋雅美是有生命的，其美是永遠增長的，夫婦結婚三十年，妻子的嫋雅之美能以取悅丈夫，仍如在新婚之日呢』（愛三七二三。）就此可知盧梭之所注意的美，乃是那種嫋雅之美了。

其三，盧梭以爲女子要有高尚的智巧。他說：『天生成的事體都是好的，普遍的原則不能是壞的。女性天賦的特殊技巧，可以抵償其體力之不足。女子若無技巧，便不能成爲男子的賢助，而爲男子的奴隸了。女子由於這種優點，才能與男子平等，才能於服從之中統治一切。她有各種不利的事體，例如男子的錯誤，她本身的柔弱和畏縮；但是她却有美和智巧。她不應發展此兩種特長麼？不過美貌並非人人所能有，美貌也可爲意外事端所破壞，可隨年長而消失，習慣也可減少美貌的影響。所以女子真正的財富是智巧。這並非指一般受人稱贊的愚笨的智巧而言，那種智巧並不能增進生活的幸福；乃是切合女子身份的智巧而言，即是她們能以善用男子的地位並且用男子的體力來支配男子的技術。我們不能以文字說清這種智巧對於男子有何好處，它能予男女社會以何種的妙處，它能如何糾正性急的子女和粗暴的丈夫，沒有

這種智巧家庭怎樣將成爲戰場；有了它家庭怎樣便成爲幸福的寓所。我知道這種力量是被狡詐和陰狠的人濫用了，但是世界上何事不易爲人濫用呢？請勿因爲濫用而有害，便毀棄這幸福的手段呀！（愛三四五。）

其四，盧梭以爲理想的女子要有清晰的頭腦。他說：『肯用思想的男子不應和不用思想的婦女結婚，假如他不能娶瞭解其思想的妻子，他的社會生活的樂趣的主要淵源便喪失了』（愛三七一3。）又說：『再則，假如婦女十分不慣用思想，她怎能撫養子女？她怎知何事有益於子女？她怎能給子女養成她本人尙一無所知的道德？她怎能給他們養成她本人尙一無所知的優點？她只能訶諛或威嚇子女，只能使他們變成傲慢或怯懦，她將使他們成爲專事模仿的猴子或吵鬧不休的小流氓，她永不能使他們成爲聰明或愉快』（愛三七一4。）

所以無論爲增進丈夫的幸福，或具有教養子女的知能，婦女都該是思想清晰的。但是這與以上所說女子不當從事純理研究，並不衝突。婦女不適於從事純粹學術的探求，但是她們却應有求知的興趣，和正確的判斷能力。盧梭所假設的蘇菲正是這樣的女子。盧梭形容蘇菲道：『她的教育既不足以誇示，也未爲人所忽視；她沒有湛深的研究，而爲人却極有興味；她不會藝術，却頗有才能；她沒有學問，却有判斷的能力。』

她所知無多，但她受過求知的訓練；正好像一片耕好了的土壤，專候人們來播種了。她不是丈夫的導師而是他的學生，她絕不想法控制丈夫的興味，她却要與丈夫具有相同的愛好』（愛三七三一）。

總上所論各節，盧梭所渴望養成的女子，乃是那種身體健康，品德柔順，治家有道，風範嫋雅的婦女。這種女子能以克盡自然所賦與她的使命，乃是最理想的女子。我們知道她們能以生養健壯的子女，能以幫助從事社會活動的丈夫，可以造成幸福的家庭，也就是能以作爲賢妻良母。在當時靡靡成風的法國社會，這是一種新穎的人格。的確，當時的法國婦女太過奢靡了。盧梭描敍它說：『我們只有在父親的家庭中，才學得愛我們自己的家庭；未曾受過母教的婦女，也不願自教其子女。不幸如今在大都市中即無家庭教育之事。社會是如此廣汎和雜亂，以致不復能得休憩的處所，甚至我們在家庭中過活，就是在公衆中過活。我們與人相處簡直到了不再能有家庭了，我們簡直無法曉得自己的親屬，我們把骨肉至親都視同路人了；家庭生活的簡易素樸今已不復存在，它那甜蜜親惹之情原是生活之美，至此也一併無法出現了』（愛三五一四。）盧梭厭棄當時的社會生活太過違反自然，太有乖於人生的本來面目，他思慕自然的生活，他渴望甜美的家庭生活，因而他以爲女子應養成爲家庭的人物。他說：『蘇菲，正像愛彌兒一樣，是順乎自然而被教養成人的，所以她比之其他女子，更適宜於與愛彌兒匹配爲婚，她將是愛彌兒真正的伴侶』（愛

三七二
—
4。

這樣教育思想

一四八

第十一章 蘆梭教育思想評述

我們於敍述蘆梭和他的教育思想以後，應當進而對他的教育思想加以理解或評述。我們着手這進一步工作時，絕不能忘掉他的生平、性格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想像一個迂腐滯進的社會，再想像生活在這個社會裏的一個天資卓越、感情豐富、感覺敏銳而又遭遇坎坷的人，這在理解蘆梭的思想上，是絕對必要的事。蘆梭是一個絕頂才智之士，又最富於浪漫的氣質，太過熱情，太過敏感，偏偏又處在一個陳舊的時代，偏偏又經過了一個怨淒的身世，他的憤世嫉俗，他的牢騷感慨，他的狂呼，他的怒吼，都是情理之常。一隻猛虎想衝出囹圄它的鐵柵，它的動作無論如何激烈得過分，我們也不得批評它非議；設若有人責備它暴戾恣睢，或批評它用力過猛，那實在是迂腐的議論。人們惟有理解它是一種生命力的奔騰和生活力的躍進，那才能理解到它的創造力之宏偉，認識到它的價值之真實。蘆梭着力的摧毀陳舊的社會和詆毀傳統的文明，蘆梭熱切的呼籲新社會新人生的實現，恰如猛虎和鐵柵搏鬥以圖脫出樊籠一般。所以我們要理解蘆梭思想的價值，似乎也須要持有欣賞的態度。蘆梭的著作實在可以看作是藝術的創造。他的名著

懺悔錄、新哀路易斯，固不必論，民約論和愛彌兒也無不如此！我們惟有當它們是盧梭的熱情的結晶，當它們是藝術品，把盧梭當作最偉大、最富有力量，富有熱情的藝術家，才能把握到他思想的根本意義或領會到他思想的基本精神。的確，盧梭天性之真誠，心靈之優美，和情緒之熱烈奔放，都由他的著作給表現無遺；而他這些人格的特質也就是他一切思想的根源。盧梭最嫌忌的是講長篇理論的哲學家，我們實在不好純粹用冷靜的頭腦來分析他的思想，由純理的眼光來研究他的思想，往往不能充分得到要領或把握更深奧的意蘊。所以我們不妨把它們認爲是欣賞的對象，不妨由欣賞而理解它。至少，這種辦法在研究他的教育思想時，會有莫大的助益。

一 歸於自然的觀念

首先，且來研究他的根本觀念，就是歸於自然的主張。盧梭的時代是一個爲傳統文明所沉悶着的時代，一切的設施和制度，用盧梭的觀點看，全都違反自然，都是成訓的奴隸。盧梭看好自由，忌恨束縛，因而喊出歸於自然的口號！他的一切思想都以這歸於自然爲張本，這是值得先來研究的觀念。

歐洲注重自然觀念的教育思想家，本非始自盧梭。文藝復興運動就大體來說，就是人性解放的運動。

十六世紀德國教育家拉底開 (Ratke) 已曾提及自然的觀念，說教學應順於自然的發展。麻拉維亞教育家夸美紐斯更顯明的標榜自然，說教學方法應仿照自然的原則。他的大教授學 (Great Didactic) 是教育史上的名著，更是自然主義的教育經典。不過夸美紐斯所說的自然乃是宇宙的秩序；教育方法應當仿照宇宙間自然事物的秩序而實施，是他思想的核心。盧梭的思想却以自然爲天性，因而以爲教育應順天性之發展。這其間很有分別。老實說，夸美紐斯的思想還沒有脫盡中世紀的臭味，還籠罩着濃厚的神學或玄學的色彩，直到十八世紀的盧梭，才把人性給完全的解放了，至此真正的人性方爲我們所推崇。盧梭不再是夸美紐斯那樣用純思辨的方式由宇宙秩序推憶教育的方法了，而是率直的由人類天性來論述教育的方法了。這乃是一個顯然的進步，在當時乃是一個嶄新的觀念。

論到何以應當歸於自然，就盧梭的解釋來講，那就是自然是善的。『上帝創造一切都使爲善』（愛五 1。）再深問一步，自然何以爲善。盧梭的論據却嫌不足了。他說兒童原沒有錯誤的知識，錯誤的知識乃是後天教育的結果；兒童原沒有罪惡的宿根，罪惡也是環境的薰陶使然。若純用心理學的觀點看，肯定原始傾向爲善，是絕對沒有根據的。原始傾向無所謂善惡，既不是惡，也不是善。它的表現爲惡固然由環境所形成，表現爲善也同樣是靠環境所形成。盧梭自己說得好，『兒童的自愛將來變爲善或變爲惡，惟視其如

何應用並視由其所建立的對人的關係而決定』（愛五六⁴）在這裏我們以爲盧梭以性爲善，似乎不是經過學理研究而得的結論，乃是和舊時代肉搏的口實。他爲摧毀舊社會的堅固的壁壘，不惜把傳統的文明盡情的攻擊，說應當把它絕對的毀棄；他爲了倡說歸於自然，因而也成爲素樸的性善論者。若是我们把他看成挺身和舊社會搏鬥的戰士，對於他的思想持着欣賞的態度，則是他之力倡性善，正好似是藝術上傑出的手段呢！

盧梭的確不會有絕聖棄智的思想，他倡說歸於自然絕非是倡說歸真返樸，歸於自然只是對於時勢的矯正，只在企圖教育的改革。盧梭並不反對理智教育，只是那不合於兒童理解或需要的理性啓發才是他所反對的；盧梭並非不懂道德教育的價值，只是那不能適合兒童心理發展的德育設施才是他所嫉恨的；盧梭更具深悉社會組織的重要，只是那太違反人性的政治制度才是他所痛斥的；盧梭在宗教理論上的盧梭更具有良心的存在，倡論意志的自由，那在糾正當時宗教教育的失敗上更其是意味深長。所以只要合甚且承認良心的存在，倡論意志的自由，那在糾正當時宗教教育以及宗教陶冶，都便成爲合理而應有的事體了。人而於人性的要求，順適人性的發展，理性教育、社會教育以及宗教陶冶，都便成爲合理的教育了。這樣，盧梭由於自然必會感有這些教育的需要，當他感到需要時來施行這些教育，那便是自然的教育了。這樣，盧梭由於呼籲歸於自然，而建立了新的文明和新的教育，實在是使舊傳統舊社會翻了一個大轉身。他非特沒

有主張歸真返樸，反而給人類文明帶來了新鮮的空氣，給那枯瘠的人類文化以潤澤，也誠然是一樁絕大的功績。盧梭的民約論給予法國革命以鼓盪，他的新哀路易斯給時人提出了新的戀愛觀，他的愛彌兒更予後世教育改革以指示。這是多麼溫馨而和暖的新人生新社會呀，盧梭給我們瞳影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盧梭究竟未免把歷史文化的價值有些給抹殺了。盧梭雖未曾主張絕聖棄智，歸真返樸，他的確有些輕視文化在兒童教育上的重要意義。如今人類文明已進化到燦爛輝煌的階段，在這種文化盛世而想把兒童全然置之文化圈外，那就顯然忽視進化的程序了。盧梭要人在兒童心靈的四周建築起一道圍牆，這在矯正當時的時弊而言，確有着歷史的意義，但是若真付之實施，就絕難行於今世了。在文化和自然之間，謀得適當的調和，使人們能以發揮其本性，又能享受社會文化的薰陶，這是教育上的上乘。徒重個性而忽略文化，正和徒重文化而忽視個性是同樣的偏頗。所以我們覺得自然主義教育思想的絕大貢獻，主要在給教育覓得適當的出發點，能以使教育對於施教的對象發生認識。盧梭說：『假如你們不知道依照兒童能如何與不能如何的自然律來領導兒童，你們切莫來擔任教養兒童的事業』（愛五六一）如今兒童學的研究，心理學的研究，都是由於這種指示而產生。不過，自然主義究竟是個人主義教育的張本，或兒童中心教育的倡說者，畢竟對於文化和社會未能有同樣的注重。誠然，自然主義在改進現

代教育方法上是爲功甚偉；而於教育目的論的論述則嫌不足了。龔羣黎 (Compayre) 在他所著盧梭與自然教育一文中，曾說人類由自然生活進而爲文明生活，也是自然趨勢使然，在當今之世而厭棄文明，那就有乖於自然了。我們倒覺得這是確論了。

二 自然人的觀念

盧梭可謂自然人，在當時也以一個極爲新穎的觀念，自然人是盧梭所意匠出來的理想人格，也就是他的教育目的之所在。自然人是不爲傳統文明所束縛而身心調和發達的人。盧梭以爲一切文化都是僞智，一切制度戕害人性，因而想絕對的和它們隔絕。一個人脫離寄身的社會，不受文化的薰陶，這純然是假想的事體，在文化盛極的今日似乎已不可能了。盧梭之所以如此偏激，原來也爲了衝破鐵柵，脫出樊籠。猶如他要順於自然，因而說自然是善；他之不惜隔絕社會文化，也無非是要加重順於自然的意義了。

於此應來研究自然人代表如何的意義，原來古代雅典的教育，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的教育，也都以養成身心調和發達的人物爲鵠的。雅典是階級社會，當時的教育設施，是以自由民階級爲對象，所謂自由民乃是貴族階級；他們賴着奴隸和平民供應舒適的生活，才可以享受特殊的教育。人文主義影響到

近世教育者，偏重於大學和中學，十五六世紀歐洲的中學大學，也全爲富貴人家子弟所壟斷。盧梭意匠出來的自然人的典型人物是愛彌兒。愛彌兒家道之優，延師專任教導達十五年之久，而且要娶蘇菲那種品德貞淑、才智優秀的女子爲妻，無疑的他也是一個貴族。——只是雅典時代和文藝復興時代的貴族教育，最重教授古典的學科。由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這種風氣日有增長，以致錫西羅(Cicero)文體成爲普遍的好尚，耗人精力時光於學習這種文體之中，推演至極，遂形成文勝質之局。盧梭之詆毀書本教育，甚至詆毀傳統文明，若仔細的分析起來，一部份也是爲此。盧梭力圖和舊文化隔離，我們似乎不妨說，一部份是指古典學科而言。盧梭除歷史一科而外，不曾講過人文科目的傳授，並且指摘兒童習學數種語文爲忘誕。他想要兒童由生活或活動中養成智慧和理性，因而注重物理學、天文學、地理學、數學等科目。這樣，盧梭便在他的教育理想中透露出唯實主義的色彩。緣此，盧梭的教育思想和人文主義的教育理想，也便顯有不同。我們可以說盧梭的理想是更爲接近現代，他把當時的貴族教育的理想給改革了，但是他的教育理想也無非是新的貴族教育的理想。

盧梭最爲人非難的是他對於女子教育的主張。他以爲女子應養成爲賢妻良母，他設想的蘇菲是這種理想人格的典型。這種把女子陶範成爲固定人格的方法，原和歸於自然的教育理想相背反。其實這種

不調和也自有道理。原來盧梭仍是站在改進當時貴族教育的立場而立言。因爲當時的貴族婦女生活太不合於理想，終朝以交遊爲務，以僞學相誇，不復注意家務的治理和子女的教養。這種女子或則不願盡其女性的義務，或則不能盡其義務，因而家庭成了無情感的集團，社會迷漫着淫靡的風尚。這種情形當然有待改良。這可說是盧梭的女子教育理論產生的背景。盧梭要改革這不良的風尚，使女子們成爲能務本職的人，所以才以養成賢妻良母爲女子教育的理想。他立論純然是針對時弊而發的。盧梭改良女子教育的理想在當日之新穎與合理，或許與他改革男子教育的理想的新穎和合理，完全相同。所以盧梭所憧憬的愛彌兒和蘇菲，無非是一種進步的士紳或貴婦人而已。

有人非難盧梭反對國民教育和職業教育，稱許他反對身分教育。實則盧梭在《民約論》中所想望的理想國並未實現，若在十八世紀的法國提倡培養效忠君國的公民，無異爲暴君馴養順民；他之一再說國家與個人是不相容，國家使個人自由消失，都可見他對於當時政治的厭惡，他那裏肯說人人要成爲國家的公民呢？再則近世國家觀念之發達乃是十九世紀的事，國民教育也是十九世紀才發達的，我們不能責備十八世紀的盧梭不曾注意到它。現代意味的職業教育，亦復是十九世紀產業革命而後方興起的，十八世紀的分工尚未精密，用盧梭的分法，只有軍人、法官、教士、律師等，他也會提到農工業，但是在那時代尙是比

較簡單的職業，而且愛彌兒也會受到農工的訓練了。所以他之忽略國民教育職業教育，似乎未足爲病。倒是盧梭雖反對身分教育，而事實上他所講的仍是貴族教育，這倒須要注意。譬如他選擇的教育對象即是貴族，他並未提及貧人的教育，他的教育議論處處是爲貴族而發。他說：『窮人不須要教育，他的實際生活的教育是強迫他必須接受的，他不能另外受到別種的教育。富人亦由其實際生活上受教育，但這種教育却極不合於他本人和社會。再者，自然教育應當使人能以適應任何種的生活。使窮人受富人的教育，比使富人受窮人的教育，更不合理。因爲從數字的比例看來，富人變窮人者多，窮人變富人者少。讓我們從富人之中選擇學生，我們至少要把他造成另外一種人；至於窮家子女則用不到我們的幫助，也可以長大成人』（愛二〇三。）他接着又說：『因此之故，假如愛彌兒出自優裕的人家，我是並不引以爲憾的』（愛二〇四。）而且愛彌兒的教育純是博雅教育，只是他不僅有哲學家的思想，而且有農夫的身手而已。可見盧梭雖屬反對身分教育，但是他所倡議的也不過是培養一種不再誦讀古書而能以獨立生活的新貴族哩！所以自然人是什麼？簡單的說那就是新貴族，新士紳，或新貴婦人而已！盧梭似乎尚未脫出貴族教育的遺蛻，盧梭所企圖打破的階級教育到十九世紀以後才真正爲教育家所打破了。

三 教育方法

盧梭在教育方法上，提出了很多新穎的觀念。他說教育應適合兒童的身心發展，因而分兒童的生長爲四期，各種教育應在四期中分別實施；他在養護和體育方面，力說身體健康是理性發達的基礎，因而主張鍛練身體，注意兒童的衣食睡眠諸端；他又說感官是知識的門戶，因而想出各項方法來訓練兒童的感覺；他在知識教育方面，提倡生活、經驗、自發、自由、興趣、直觀、勞作等觀念，開近今新教育方法的先河；他在道德教育上，提倡自然懲戒的辦法，排斥權威或人爲的干涉，是一種別開生面的見解；他的宗教教育的方法，反對兒童徒尊禮拜儀式的模擬，要養成虔誠的信仰心，在當時更是一種不平凡的高見……這些新穎的見解，在現今教育的理論和實施上，都有着普遍而深澈的影響。新教育的種種精神，不妨說是由這些觀念表現而出。誠如卡特（John gerard cartert）所說：『凡我們一切的教育計劃，都被盧梭在愛彌兒中說過了。』許多十七世紀以後的教育家，曾在教育方法的改進上，有着貢獻；譬如孟丹講過爲學貴經世致用，洛克講過健康和經驗的重要；海爾巴特（Herbort）講過教育要適合兒童已有的經驗，要培養兒童多方的興趣……但是像盧梭這樣魄力雄偉體系博大的人，實不多覩。哈立斯（Harris）說：『不研究愛彌兒，就不

能解釋裴斯太洛齊 (Pestalozzi)、巴西多 (Baseolow)、佛洛貝爾 (Frobel) 和任何十九世紀的教育家，這話並非虛言。其實如康德 (Kant)、如杜威 (Dewey)、如凱欣斯泰納 (Kerschensteiner)，也都受了盧梭的影響哩！

盧梭真是睿智之士，他的新穎的觀念，在現在教育上已經成了天經地義，近世教育家幾乎沒有不奉之為圭臬的。舊教育的窠臼，簡直是被他給搗毀了。只是因為他着力太猛，過於偏激的地方乃不能免。他為了呼籲發展的觀念，遂把四個教育時期未免劃分得太嚴，儼然把發展的階段看成刻板式的了。他為了呼籲兒童的自由，倡說自然的懲戒，把權威的原則給根本廢棄不用了。他為了尊重兒童的活動，對於書本教育也攻擊得太嫌過分。他為表白直觀的價值，硬要兒童澈底的直接觀察；甚至連標本模型的應用都加反對，實則直接經驗必要由間接經驗來補助的……盧梭是企圖戰勝時代的戰士，是要撼動時代巨輪的力夫，這種過於激烈的說法，也許都是肉搏火拼時值得喝彩的傑出的身手。因為在舊的傳統勢力根深蒂固的當日，他若不過分激烈的立言。那就打不動積重難返的人心，摧毀不掉舊社會舊文化的盤根錯節了。

在此，我們對於盧梭的教育方法，還要有兩種認識。其一，就是盧梭是個別教學的倡說者而不是班級教學的倡說者，是家庭教育的倡說者而不是學校教育的倡說者。愛彌兒和蘇菲都不會入過學校，而且愛

彌兒由六歲至二十歲這悠久的十五年的歲月，始終是從一位教師受教。盧梭對於社會的重要，原未曾忽視；不過他關於培養兒童社會性的方法，所論較少。也許他因為當時實際社會太不合理，遂對於使兒童理解社會接觸人羣之道，不感興趣；也許因為盧梭本人社會生活的能力太不精明，實在沒有能力提出特出的見解。認真說一個兒童惟有在團體生活中，才知道彼此相與的關係，羣衆相接的態度，互助合作的道理。兒童雖不該和惡劣的社會接觸太早，但也不該不與其他兒童往還。他雖說不使愛彌兒營孤獨的生活，但愛彌兒一書中所提辦法殊嫌不足。盧梭提議十五歲至二十歲才注重社會道德的培養，也未免太遲了。在此可知自然主義仍然是個人主義的張本，畢竟是『兒童中心』或『兒童本位』的氣息過於濃厚，畢竟是對於社會和文化顯得輕視了。

其二，盧梭所設想的愛彌兒真是一個天才，他學習各種事物，都能確實無誤，他的理性發達，感情豐美，道德高尚，簡言之，他是一個身心十分發達的人，這個自然是教師循循善誘之功，愛彌兒材質之優也屬無可否認。盧梭的教育方法似乎也是天才教育的方法了。更則愛彌兒以悠久的十五年，優哉遊哉的接受這種教育方法的嘉惠，在盧梭的時代，他必是一個上級社會的子弟，所以就另一方面言，這種教育方法在當時也無非是一種改良的貴族教育的方法了。

四 女子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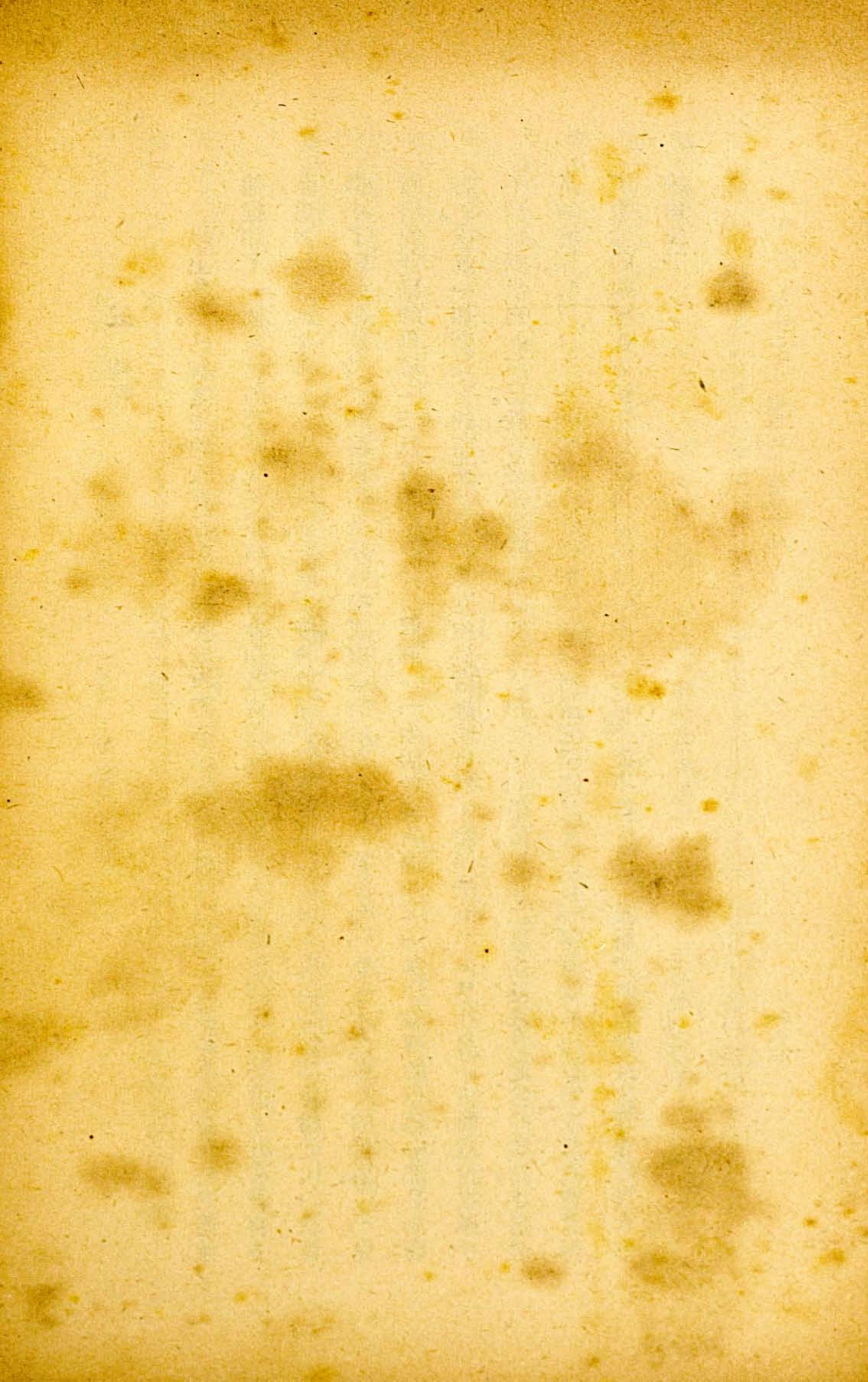
盧梭是一個極爲注重家庭觀念的人，他說女子應當賢淑而善治家務。我們曾經說過，這是對於當時婦女生活，尤其是上流社會的婦女生活的糾正。另外他未能自養五子，乃是他一生中引爲深憾的事。他說：『我的罪過太重，但這却是我的無心之失。我忘掉了我的責任，但我却未曾存心害他們的』（懺二冊一〇二。）『假如我把他們託付於耶比納夫人或盧森堡夫人，她們由於友情慷慨或其他動機原是表示願意代我照拂的，但是那樣他們將是較爲幸福麼？他們將長成爲誠實的人麼？我實不敢說；但是我敢說他們長大成人後會痛恨父母，或則把我們的惡行公諸於世；實則他們那樣辦倒比他們對於此事一無所知還要較好百倍呢』（懺二冊九一。）盧梭精神上的創痛，該是如何的深巨！他也許爲了彌補自己精神上的創痛，因而憧憬出一個美滿家庭，由良母教育他們。特勒斯天資過低，不能克盡婦道，也許盧梭因此而有所感。盧梭說：『你願意保持自然所賦與兒童的狀態麼？那麼從他出生就要看護他。從他降生以後，你就要把他取爲已有，一直看顧他長大成人；否則你是不能成功的。兒童真正的保姆是母親，真正的教師是父親。父親對於子女教育職責的實施和教養方法的運用，意見應當一致，讓兒童往復於父親之間以受教養。兒童

受那雖則無學問却是很明達的父親的教育，比受世界上最精明的教師的教育，還要好些。因爲熱心可以補償知識的缺乏，而知識却不能補償熱心的缺乏。人們或許說男子有公務又有私事！職責重大！然則爲父親的責任是最不重要的麼？若果妻子忽視哺育子女的責任，則丈夫忽視子女的教育，便不足異了。最美麗的圖畫莫過於天倫之樂的圖畫；但其中若有一部份發生缺陷，全部圖畫也就毀壞了。母親若太好修飾而不撫育子女，則父親亦必太忙於他務而不教育子女了。子女們分散在學校、寺院和大學裏，把別處當作可愛的家庭，或養成對於任何事物都漠不關心的習慣。兄弟姊妹之間將不能互相了解，及其聚於一堂，而彼此視同路人。骨肉之間沒有親密之情，家庭不能予生活以樂趣，於是有意味的生活便爲邪惡所充斥。世上還有對於這些事體如何息息相關都看不清的愚人麼？（愛十六3。）盧梭是如何熱切的希望美滿家庭的生活呢？婦女正是這種生活的造成者，所以盧梭極力想把她們造成爲能以承當這種重責的人。

不過女子終究是具有獨立人格的人，賢淑治家，相夫教子，固然是責無旁貸，但是把她們的幸福和生活完全寄託在男子的身上，這就顯然過分了。也許盧梭還是藝術家的緣故，他爲了挽救時弊，因而遂發出用力太過的議論。「在爲妻和爲母之前，比一切都應重要的是對於自己應盡的義務，」這種自覺的娜拉（Nora）式的新婦女，等到十九世紀的易卜生（Ibsen）就極清晰的覺到了。

五 總評

以上各節，已將盧梭的教育思想，略加評述。我們不難知道盧梭的自然主義確是極富有歷史的價值。他推翻了一個陳腐的舊時代，又為新的社會和教育奠定了基礎。這一個新舊時代的轉捩，尤其在教育方面，盧梭和自然主義是建立了殊勳。雖則盧梭的思想中有許多可以置議之處，但是他總算給近代的教育帶來了新生命、新精神、新局面。若是分條摘述盧梭對於新教育的貢獻，如「兒童本位教育的倡導」、「兒童研究運動的倡導」、「兒童福利運動的倡導」、「生活教育的倡導」、「勞作教育的倡導」，那是無窮盡的。因為一切新教育的萌芽，幾乎都是滋生於盧梭或自然主義的沃壤中。但是在另一方面，教育也確乎不只是歸於自然而巳。教育必須兼顧自然的發展和文化的價值，要在二者之間求其適當的調和，才是最高的境界。所以自然主義的貢獻，若細密的加以衡量，它還限於替教育尋得適當的出發點，或為教育覓得了適當的途徑或方法。關於教育目的論的論述，究竟不能不仰仗那注重社會意義或文化意義的教育學來申論了。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盧梭教育思想一冊

定價國幣肆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編著者 藤 大

發行人 朱 經

上海河南中路

印 刷 所 印商務印書館

印 刷 所 印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 地

版權印翻
有究必印



1570